

**PRESSBOOK**

Takashi MURAKAMI

*Noblesse*

*April 2016*

UP-CLOSE | 近距离



村上隆

1962年出生于东京，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术研究系博士。创办了综合制作工坊、画廊等多个项目的艺术类公司Kaikai Kiki。2008年被《时代》杂志评为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人物，并与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Vans、植村秀(Shu Uemura)、六本木之丘等多个企业有着商业合作，还与坎耶·维斯特(Kanye West)、法瑞尔·威廉姆斯(Pharrell Williams)等多位音乐人有着合作关系。最近还参与电影、影像制作，2013年发布了首部电影《大眼水母》(Mememe No Kurage)。电视动画《GHP(Six Hearts Princess)》也即将上映。

T A K A S H I  
M U R A K A M I

## 村上隆，王者归来

出生于战后婴儿潮的日本艺术家村上隆在日本艺术界一直备受争议，这位出租车司机的儿子如今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距离他上一次在日本举办展览已经时隔14年，这次他接连推出大展，透露了什么信息？编辑：金在硕 译文编辑：何敏 图片提供：森美术馆、Galerie Perrotin、村上隆Kaikai Kiki Co., Ltd. 翻译：郑成柱



村上隆和他的“超扁平”收藏 (摄影: Kentaro Hirao)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春季，日本当代艺术界的热点人物非村上隆莫属。作为亚洲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他的回顾展“五百罗汉图”于2015年10月31日在日本森美术馆盛大开幕，距离他上一次在日本举办展览长达14年。今年初，横滨美术馆在村上隆的5,000多件个人收藏品中甄选出1,100多件，举办了展览“村上隆的‘超扁平’收藏：从萧白、鲁山人到安塞姆·基弗”(Takashi Murakami Superflat Collection: From Shōhaku and Rosanjin to Anselm Kiefer)。不管是展览的规模、作品的深度，还是技术的浩繁程度，皆是其他任何一个亚洲艺术家无法达到的境界。虽然他现在已经评价为当代美术界的顶尖艺术家，但在日本，针对他的活动以及作品的评价一直都有着两极分化的趋势。评论家认为，他在自创的“超扁平”(Superflat)的概念下，为了靠拢西方主流文化口味，打造出了“幼稚”的风格，完全扭曲了日本的艺术。他的作品也常常因其商业色彩浓厚的东方主义情调和对御宅文化的圆滑利用而受到指责。

那么，这位接连举办超级大展的艺术家，到底想对这个世界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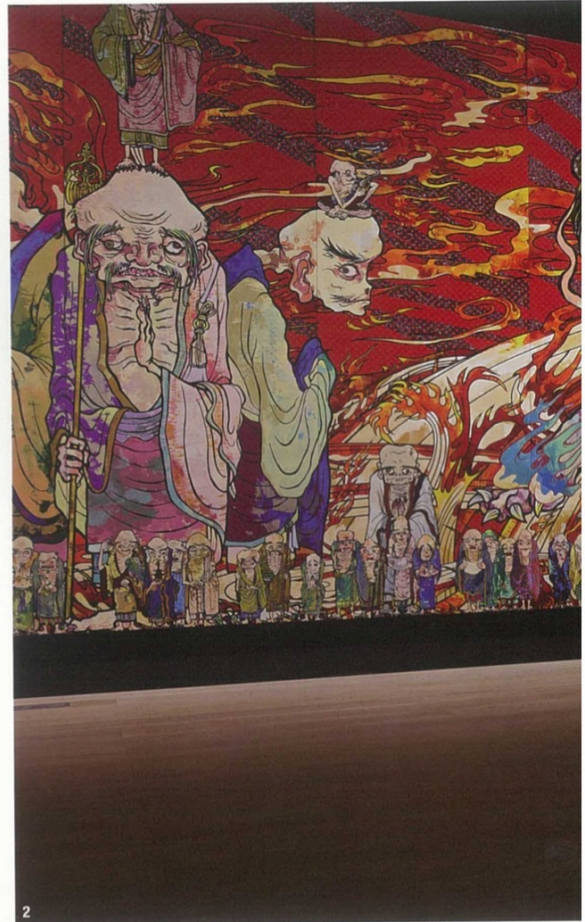
**Noblesse:** 在森美术馆开幕的大型个展“五百罗汉图”，是你在间隔14年后在日本举办的大型个展，你为此次展览赋予了什么意义？

**村上隆:** 我特别高兴，一直以来，因为各种原因，我不能在日本的美术馆举办个展。像“五百罗汉图”这样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的展览能在此举办，我感到非常满足。我想这也应该是我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在日本举行美术馆级别的展览了。

**N:** 在准备这一展览时有什么幕后故事？个人觉得这次个展和森美术馆一贯具有的大众化且擅长结合古代美术和当代美术进行展示的特点非常吻合。

**村上:** 在一开始进行“六本木之丘”(Roppongi Hills)开发之时，森大厦公司(Mori Building)的所有者——森稔(Minoru Mori)曾委托我设计卡通图像。通过这一次的接触，我了解了他的企业哲学，并且非常敬仰他。他也非常信任我，把我设计出的可爱的卡通形象运用在所有的森大厦公司的广告上。这也是我第一次和时装品牌或者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合作。对我来说，这可谓是非常大的冒险。

但看到这一展览，我想森稔也会感到欣慰，这一切都是他独到的眼光所成就的美事。我听说他在去世前曾表示，希望为我的作品举办展览。但是说实话，日本艺术界对我的评价并不积极。大部分的策展人都不喜欢我。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日本主流社会有故意贬低在海外成功的日本人的倾向。举个例子，河原温直至去世都没有回到日本，草间弥生到60多岁一直“坐冷板凳”，直至70多岁才开始受到日本社会的认可。根据这一点预言的话，如果我活到70多岁，才有可能受到认可。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被厌恶的对象。第二，日本的御宅族（特指日本一些对某种事物高度了解及喜爱的人群，也指热衷于动漫、电玩等次文化的族群）觉得我歪曲了他们文化的本质，并利用这一文化特性开拓海外市场。不仅是这样，他们还认为，迄今为止，我都在扭曲它的本质。第三，他们把我在拍卖中卖出高价的作品视为俗物。一般观众是很难理解这样的“俗物”会具有这么高的价值。他们认为我的作品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价值。最后，针对日本对美术



的研究和在理解上的欠缺，我也是一直抱有愤怒的情感，所以也经常在推特(Twitter)和其他社交网络上针对此现象进行抨击，最终导致互相敌对的情绪。

这个展览可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都是因为森大厦公司的代表辻慎吾遵照了森稔的遗愿，倡议举办的。还有就是森稔的夫人——森大厦公司理事长森佳子的支持。这个项目就是由于他们的有力资助才得以实现，更是我和森家族10多年友情结成的果实。

N：本次展览最突出的作品就是与展览同名的作品《五百罗汉图》。日本美术界把这个作品比喻成法隆寺的殿堂壁画。还有一些评论家甚至将其与达·芬奇的杰作《最后的晚餐》相提并论。长100米、高3米的巨大画幅，加上宗教人物图像全景式的呈现，同时又有着精致和绚丽的色彩，以至于征服了一大批观众。在展览中可以发现，在当代艺术里，“崇高美”已经完全流逝了。虽然这个作品是在卡塔尔的Sheikha Al-Mayassa公主的全面支持下完成的，但作品诞生最根本的契机还是2011年



1. 《Tongari-Kun》, 玻璃纤维、不锈钢、丙烯, 702×350×350厘米, 2003-2004年, 为2010年村上隆凡尔赛个展的参展作品 (摄影: Cedric Delsaux);  
2,3. 《五百罗汉图》这一巨作首次展出是在2012年卡塔尔多哈的村上隆个展上。由4个区域组成, 以中国古代掌管东西南北的四大神兽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命名。村上隆挑选了200多名美术专业学生一同创作了此作品 (摄影: Takayama Kozo)

日本的3-11大地震。我想你把这个作品在日本展出是有特别意义的。3-11大地震后，包括你在内的很多日本艺术家对艺术的社会作用进行了本质性的探讨。你把此作的名字作为展览名，可见你对这一作品有多么的偏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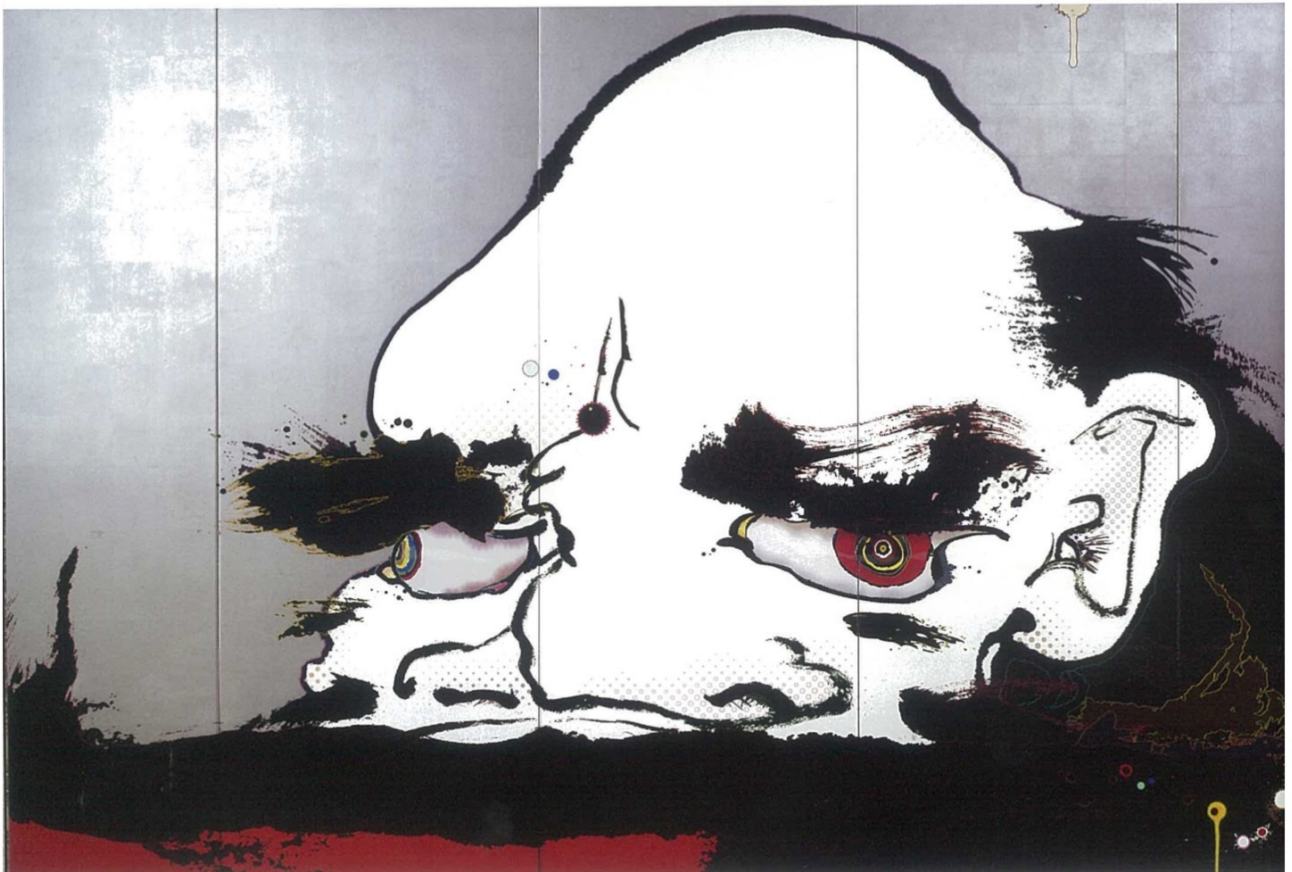
村上：我在日本的文化界被视为恶人。所以如果你问我在日本举办展览意味着什么，我的回答是——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不过，在一个没有人想看的的地方展示我的作品能有什么意义呢？

这件作品第一次展出是在卡塔尔，在讨论展览的准备时，Al-Mayassa公主的丈夫Sheikh Jassem说了一句对我影响非常大的话：“村上，卡塔尔也是亚洲国家，你知道吗？虽然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气候，宗教等有所不同，但我们都是亚洲人。你是亚洲冉冉升起的国际艺术家，你要展示出亚洲文化的精髓。”之后就发生了日本的大地震。那个事件带给我的感受与我人生中任何一次经历都是截然不同的。我认为，宗教存在的必要性和万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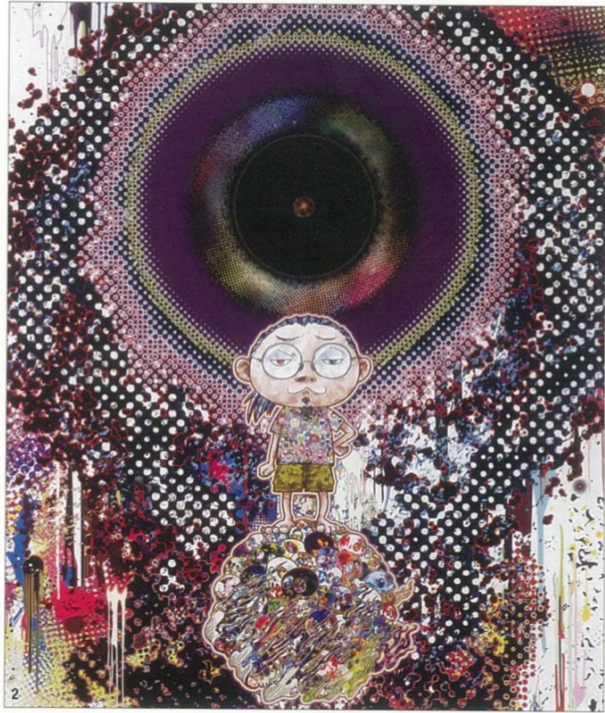
感情与思绪成就了我的《五百罗汉图》。

N：这个作品不仅本身很美，而且展现了你创办的公司Kaikai Kiki完成复杂作品的高水准的技术能力。录像作品记录的当时工作的景象更是让人感动不已。这也让我们想要问你，像今天动用各种技术手段制作出这么一件美丽的作品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村上：这是一个从《星球大战》中诞生的时代。这代人从小看着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的作品长大。卢卡斯的伟大之处就是实现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如果你想给这个世界树立伟大形象的话，那你就从头开始自己创造它们。”他设立了ILM (Industrial Light & Magic)，而且还是皮克斯公司(Pixar)最早的投资者。这两个公司后来也变成了探索电影特效行业发展的研究基地。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也是在制作《指环王》的时候设立了维塔数码(Weta Digital)，这与卢卡斯做的事情大致相同，最终开辟了全新的电脑特效之路。我相信真正对这件事



1. 《Daruma the Great》, 综合材料, 160.1×351厘米, 2007年;
2. 《Ensō: At Our Side》, 综合材料, 170×144.7厘米, 2015年



情感兴趣的人会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发展。我就是如此。在我的工厂里，我的绘画的难度不过是电影特效绘画的1%。在把绘画以这么具有实验性的手段创作这点上，我是独一无二的。

N：我头脑里涌现出来的你的形象具有极端的两面性。一个是迷失在沉重的苦恼中，看起来有点疲惫的艺术家；还有一个却是在镜头前，闪光灯闪烁的时候，挥着手、以笑面迎人的明星。后者像极了你的作品中出现的荡漾着笑意的花朵。在你的作品里，也会间接地出现你自己的模样。就如在卡塔尔举行的“村上隆——自我”（Murakami-Ego）展中，巨大的佛像是按照你自己的形象创作的。在本次展览展出的照片《Reborn》（重生）和以这件作品为主题制作的机器人偶形象，更是显现出了村上隆式的存在感。我不禁想起在《艺术斗争论》中看到的这么一段话：“在当代的艺术世界里，一个艺术家有多少种具有标志性的意象已被视为衡量他价值的一种方式，所以一定要记住，艺术家的形象也需要多元化。”就如上述用一种相对固定的形象向世界展示自己时，作为艺术家的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村上：是愤怒。当相机镜头朝向我的时候，我摆出的表情只不过是肌肉的活动。也许我的嘴是微笑的，但眼睛绝对不是。我确信，孩子们可以当场发现这一点。我觉得这样的愤怒是非常重要的。□